

脍炙英雄

幽默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

孔庆东
著



脍炙英雄

幽默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

孔庆东 著

孔庆东文集
1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脍炙英雄 / 孔庆东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59-7340-4

I. ①脍… II. ①孔…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327 号

书 名	脍炙英雄
作 者	孔庆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340-4
定 价	25.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录

挑灯看剑坐高楼

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 3

41 年前的国庆照 / 17

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 / 22

醉侠灭蝇记 / 27

海外留学当自强 / 31

逆水行舟的中国

我对家乐福事件的态度 / 37

谁是没人味儿的人？ / 41

国旗为你从天落 / 45

发扬“08 精神”，重建民族魂 / 48

“九一八”与传媒 / 51

寻章摘句吃油饼

漫话抄手过三九 / 57

说说阿扁的扁 / 62
脍炙人口说脍炙 / 71
台湾已是武林天下 / 83
吃油饼，想列宁 / 86
山西何止好风光 / 91
手捧馒头满心暖 / 94
怎样落实科学发展观？ / 100
奔腾的中国心 / 103

八方风雨会北京

中国，向世界倾诉 / 129
哪些国家没来奥运？ / 133
武术能不能进奥运 / 138
谁是奥运大英雄？ / 143

文如流水不争先

骆驼祥子与围棋 / 149
庆东作文秘诀 / 153
问还是不问 / 156
动人春色不须多 / 164
旅游与旅游文学 / 175
文如流水不争先 / 182
色不可戒 / 184
电视是不是经典 / 190
读书没啥了不起 / 195

十大元帅的情缘

苦尽甘来总司令——朱德 / 203

悲情侠义大将军——彭德怀 / 208

柳暗花明林大帅——林彪 / 212

玄机莫测刘军神——刘伯承 / 218

草莽因缘贺胡子——贺龙 / 222

情天恨海陈老总——陈毅 / 227

德高才茂自圣贤——罗荣桓 / 234

长看春意在人间——徐向前 / 240

福寿双全智慧深——聂荣臻 / 245

羽扇纶巾定乾坤——叶剑英 / 251

挑灯看剑坐高楼

看看这张 41 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 17 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六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十五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同年 6 月，梁漱溟老人就以 95 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1986 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

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精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殉国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

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梁漱溟7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的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做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

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上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

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还认为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

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

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消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

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大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申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